



文選卷第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設論

東方曼倩答客難一首

揚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荅賓戲一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序上

卜子夏毛詩序一首

孔安國尚書序一首

杜元凱春秋序一首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一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一首

對問

對楚王問一首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

遺行也韓詩外傳子路

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

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

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

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

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

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

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曾子曰

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鱗蟲之精者曰龍淮南子曰孟春之月其蟲鱗許慎曰鱗龍之屬也鳳凰上擊

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

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崑崙之墟爾雅曰河出崑崙崑崙墟邑曰

郭璞曰墟山下基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孔安國尚書傳曰碣石海畔山夫尺

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尺澤言小也故非獨鳥有鳳

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

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設論

荅客難一首

東方曼倩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已

用位卑以自慰論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

位如淳曰都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

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

膺而不可釋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好學樂道之効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

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

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

不過執戟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遺

已見上文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音胞胎之胞言親兄弟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

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孟子謂充虞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夫蘇秦張

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慎子曰昔周室

之衰也厲王擾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張晏曰

百國在者十一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得士者強

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孔叢子思謂曾子曰今天下諸

此乃得士則昌夫身處尊位珍寶充内外有倉廩蔡邕月

未藏曰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

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孟韓詩外

子之居也安如覆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

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

我不知之矣賢者過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

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

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

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

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臣曰辟悉力慕之困於衣食

或失門戶言上書許旨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

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應劭漢書注曰掌故傳曰天

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

功故曰時異事異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故曰時異則事異

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

九臯聲聞于天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中必見於外也又曰臯澤也苟能脩身何

患不禁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

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年此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

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

之徒譬若鶴鶴飛且鳴矣毛詩曰題彼鶴鶴載飛傳曰天

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

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長度地有常形君子

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

人之言皆孫御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

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皆大戴禮孔子之黈纁也薛

縣為九懸冠兩邊當耳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

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論語曰仲弓為季氏宰問

賢才尚書曰與人弗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

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

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自索得也趙岐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蓋聖

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

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

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史記曰勾踐之接會檣范蠡今甲辭

厚禮以遺吳後伐吳勾踐復問蠡

蠡曰可矣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

遂滅之

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

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用李斯計謀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酈食其謂上曰臣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蕃上曰善乃說齊齊王曰廣以為然迺罷

歷下守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

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

蠡測海以筵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

服虔曰筵音管張晏曰蠡瓢也文穎曰筵音庭莊子曰魏牟謂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

管窺子曰用錐指地不亦小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

子路曰建能天下之鳴鍾撞猶是觀之譬由鼃鼃之襲狗狐

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音如淳曰鼃音精服虔曰鼃

一名奚鼠應劭風俗通曰按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豚之子是也說文曰靡爛也亡皮切靡與糜古字通也

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

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解嘲一首并序

揚子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為大司馬又曰孝哀傅皇后哀帝

即位封后父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漢書音義莊子晏為孔鄉侯

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

尚白服虔曰玄當黑而尚白將無可用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揚

子曰吾聞上世之士網人紀不生則已尚書曰先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

為人網紀也孔叢子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於世也夫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

毋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說文曰儋荷

帝始與諸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東觀漢記曰印綬漢制公

王竹使符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

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應劭曰待詔金馬門晉灼

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自如耀星舌如

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史記秦王曰知一顧默而作太

玄五千文枝葉扶踈獨說數十餘萬言以樹喻文也說文

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合元氣細者入無間春秋

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擊無間然而位不過侍御推綬

給事黃門蘇林曰擢之纒為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

之拓落也拓落猶遼落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

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廣雅曰跌差也往昔周網解結

羣鹿爭逸服虔曰鹿喻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十二國已見

謂齊燕楚韓趙魏四分五剖並為戰國晉灼曰此直道其

傳云齊北四分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

春秋保乾圖曰得士則安失士則危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

或鑿坏以道服虔曰范睢入秦至湖見車騎曰為誰王稽

曰穰侯范睢曰此恐辱我我寧匿車中有頃穰侯過淮南

子曰願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弊先焉鑿坏而道

之坏晉來功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應劭曰齊人著書所

談天鄒衍仕齊至卿蘇林曰頡音提挈之挈頡頡奇怪之

辭也鄒衍著書雖奇怪尚取世以為資而已為之頡頡也言

資以避下文孟軻雖連去聲蹇猶為萬乘師蘇林曰連蹇言

也頡苦浪切孟軻雖連去聲蹇猶為萬乘師蘇林曰連蹇言

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尊今大漢左東海應劭曰會右渠

搜服虔曰達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折前番禺海郡張晏

曰南越王都也潘後椒塗應劭曰北界東南一尉志如淳曰地理

蘇林曰番禺音潘後椒塗應劭曰北界東南一尉志如淳曰地理

西北一侯勒如淳曰地理志曰龍徽以糾墨制以鎖鉄服度

縛束也應劭曰束以繩微弩之微說文曰糾三合繩也又

曰墨索也公羊傳曰不忍加之鉄鎖何休注曰斬晉之刑

也音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應劭曰漢

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結為倚廬以結其心左天下之士雷

氏傳曰齊晏栢子卒晏嬰麤斬衰居倚廬

助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合霧集魚鱗雜選選徒合

切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陶尚書帝曰俞咨禹

哉禹讓于稷戴維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鄭玄儀禮注

契暨皋陶戴維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鄭玄儀禮注

縱所氏切詩曰實惟阿衡左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

孫卿子曰仲尼之門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

權則為卿相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

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雙雁曰飛鳥曰昔三

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

王作與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善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

而越霸王聞曰吳既誅子胥遂伐齊越王勾踐襲殺吳太

勾踐返國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五殺入而秦喜樂毅

蠡行成爲質於吳後越大夫破吳也使范五殺入而秦喜樂毅

出而燕懼重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穰公聞之楚人許與

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畏誅遂西奔

趙惠王恐趙用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上書折摺已見李斯

樂毅以伐燕也陽上書晉灼曰摺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蔡澤熟視而笑

古拉字也力咨切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蔡澤熟視而笑

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

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

枕而有餘賈誼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憂楚辭曰堯舜

皆高枕而自適故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

傳曰齊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請囚

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

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傳說被褐帶素庸築傅巖武丁得

之舉以或倚夷門而笑應劭曰侯嬴也秦伐趙趙求救魏

更還見嬴嬴笑之以謀告無或橫江潭而漁服虔曰或七

十說而不遇應劭曰東方朔答客難或立談而封侯

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或枉千乘於陋巷呂氏春秋

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也或枉千乘於陋巷曰齊相公

見小臣稷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相公曰不然士傲爵

士從者固輕其主君傲霸王者亦輕其或擁篲而先驅

也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

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非

栗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悅

肩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言世尚同而惡異爾雅曰辟

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言不敢奇

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同其聲欲行者擬足不前待彼

行而投其跡也周易曰子曰同聲相應在子曰多物將往

者衆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史記曰歲課甲

為太子舍人然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

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

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佳

也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如

日周易云雷雨之動滿盈滿水也雷極則為水天收其聲

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神擢擊者亡默

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

極淮南子曰天道爰清爰靜游神之庭老子曰知清知惟

玄默無容無則

寂惟漠守德之宅莊子曰恬淡寂寞虛無世異事變人道

不殊披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今子乃以鷓臯而笑

鳳皇執蠃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孫卿雲賦曰以龜龍為

曰在壁曰蠃蜓徒顯切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

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史記中庚子謂扁鵲曰臣

病不以湯液法言曰扁鵲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論語

鶴盧人而善醫跗音附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曰君

子去人惡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

折脅捐髀免於微索埋蒼曰髀胥翕肩蹈背扶服入橐孟

曰脅肩諂笑劉熙曰脅肩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

悚體也入橐已見上文

而代當也

如淳曰激印怒也善曰史記曰范睢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昭王乃免相國遂涇陽君於閔外

又曰秦昭王母宣太后長弟曰穰侯魏名冉昭王同母弟曰涇陽君蘇林曰介者間其兄弟使疎也說文曰抵側

擊也音紙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顛折頰涕垂流沫西揖強秦

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

上曰顛顛西

甚切史記曰蔡澤聞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蔡

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悅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為相說文曰頰鼻莖也沫洒面也廣雅

曰咽益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禮記子夏曰三益音益益也

事無避也禮歟漢書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曰高祖西都洛陽

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

漢書曰婁敬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馬敬脫輓曰臣願見

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曰車駕西都長安應邵曰輅謂以木當骨以輓車也

論語摘輔像曰四海之內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寸之舌動於四海之內

叔孫通起於抱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

左氏傳曰

援抱而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微魯諸生弟子共起朝儀也

序曰穆王訓夏贖刑禮記曰國家靡敝登辰曰靡音縻

漢書曰相國蕭何律九章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法

世則慳矣服虔曰慳猶繆也慳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

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

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

于成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

金曰碑張安世許廣

漢史恭夫蕭規曹隨留侯書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

坻墮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坻其山堆傍着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墮坻丁禮切常昭坻音若理

之是功字書曰巴蜀名山堆落曰城韓子曰泰雖其人之膽

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

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章臺晉灼曰相

如獻壁四皓采榮於南山四皓已見上文采榮取名也公孫創業於

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孟康曰公孫弘對策於金馬門史

博士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司馬長卿竊貨於卓氏東

方朝割炙於細君史記曰文君夜亡奔相如卓王孫不得

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朝獨

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核劔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

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

獨守吾太玄

答賓戲一首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興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

以無功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又感東方朔楊雄

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

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項

曰謂庖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論論道化也一定五經

垂之萬世後人不能改也分央也謂許由巢父伯成子高

夷齊吳札志自然之論不可變易也善曰亦云名而已矣

如得日唯故太上立德其次有立功左氏傳叔孫夫德

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言德以潤身而

後其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也是以聖哲之治

及時故不避棲遑之意也孔席不腴墨突不黔

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孔子無燬席非以貪祿慕位欲

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劉

舍者守靜無為也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

服師古曰帶人帶冕冠也項岱服也浮英華湛道德英華草木

者德其英華湛古沉字或為耽於義雖同非古文也鬻龍

虎之文舊矣孟唐曰鬻被也蘇林曰謂被龍虎之衣也鬻莫

切版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項岱曰攄舒也謂飛龍振板洿塗跨騰

風雲說文曰洿濁水也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言見之

而必駭聞之者雖響而必震言驚懼之甚不徒樂枕經籍

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都計切獨攄意乎字

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項岱曰毫毛也潛神默記緬以

年歲如淳曰緬音巨竟之巨方言曰緬然而器不賈於當

已用不効於一世劉德曰賈音古雖馳辯如濤波如淳曰潮

為濤波擄藻如春華有文者盭鐵論曰文學繁於春華猶無

益於殿最也漢書音義曰殿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

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追爾而笑

曰項岱貌也道寬舒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聞道德

之實守突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應劭曰爾雅曰西南隅謂

之奧東南隅謂之突字林曰突一吊切熒小光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項岱曰周

王失牧御之化也俠伯方執戰國橫騫項岱曰方併也執轍也東

車既併轍於是七雄虺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晉灼曰詩

野項岱曰龍以喻人君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虎以喻猛力爭不以任也遊說之徒風馳電

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焮飛景附雲媪其間者蓋不可勝載

常昭曰颯風之聚猥者也音庖晉灼曰雲音暈爾之暈說文熒火飛也焮與熒古字通並必遙切雲媪光明之貌也

雲焮焮切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鈎刀皆能一斷常昭曰搦

切韓詩外傳陳饒謂宋燕曰鈎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

金魯連曰蹶蹶也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史記曰秦昭王

齊頭來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及夫秋發投曲感耳

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夫秋發投曲感耳

之聲項岱曰歌口吟也合之律度淫蠹而不可聽者非韶

夏之樂也李奇曰淫也因勢合變遇時之容項岱曰容且也

合變諱之事遇時偶暫得容也本遇多為偶容多為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

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常昭曰從人合

人散之佐亡命漂說羈旅騁辭項岱曰委君之徒謂之亡

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也旅客也商鞅挾三術以鑢孝公服虔曰王

兵為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項岱曰奮發也時務謂六國

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

從下起以據傲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言據傲幸而朝為

榮華又為顛賴福不盈皆禍溢於世李奇曰當富貴之凶

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項岱曰凶人謂有執之輩

班固以自託也尚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

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服虔曰韓韓非設辯於始皇帝

說難既適其身乃囚之應劭曰道好也項岱曰韓非作說難

為李斯所疾秦貨既貴厥宗亦墜史記曰秦昭王子楚

乃囚而死秦貨既貴厥宗亦墜質於趙呂不韋賈邯鄲

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楚以五百金買奇物

玩好而遊秦獻華陽夫人立子楚為嫡秦王為孝

而子楚代立為莊襄王以呂不韋為丞相是仲

而死故云厥宗亦墜尚書曰弗德周大墜厥宗是以仲

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孔叢子思曰抗志則

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

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

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項岱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

以貳也項岱曰迂遠也貳二也君子履端於始歸成於終

善曰說文曰方今大漢洒掃群穢夷險芟荒晉灼曰發開

作芟字善曰掃廓帝紘恢皇綱項岱曰紘張也皇君也善

也基隆於義農規廣於皇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

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說文曰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

聞之如帝王之道包之如雲朝錯新書曰臣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

源共流帝昭曰六合也沐浴玄德稟仰太龢史記太公曰沐

其在唐虞成周乎蘇古和字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

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項岱曰蕃盛也零凋

病也言遇仕者昌盛不遇者凋病如萬物於天地之間也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

厚薄哉項岱曰參三也言漢家之施化耶今吾子處皇代而

論戰國矐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整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沈

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腹度曰敦音頓頓丘也應劭曰爾雅曰前高整丘如覆敦

者敦丘也爾雅曰沈泉穴出穴出也濫音搯整音旄郭璞爾雅湧出也服虔曰沈音軌韋昭曰濫音搯整音旄注曰敦盃

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項

也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

謨虞箕子訪周尚書曰咎繇又曰武王勝言通帝

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尚書曰

得說使百工營求諸傳巖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占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

西伯果遇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說苑陳子

太公渭濱說梁王曰窳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相公得之而霸也爾雅曰五

達曰康四達曰衢漢書曰張良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老

師晉灼曰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

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優游新

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鄭玄曰優游不仕也史記高

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微凡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又曰董仲舒以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楊雄譚思法

言太玄項岱曰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向輯條其篇

目攝其首意錄而奏之又曰揚雄譚思渾天文也皆及時君

之門闢究先聖之壺奧應劭曰爾雅曰宮中謂之壺苦本切婆娑乎術藝

之場項岱曰婆娑偃息也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質而

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項岱曰聖德

納用之也烈業也後人著書傳之後世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

辱仕顏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論語子曰賢哉回也

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左氏傳曰哀公十四年春

西狩獲麟春秋元命苞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

成道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項岱曰言若此之

洞重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周易曰一陰一陽之

常也乃文乃質王道之綱項岱曰或施質道或施文道

質春秋元命苞曰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復有同有異聖哲

之常項岱曰有同仕遇而進有異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

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項岱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

君或通焉謂之天符相譚答揚神之聽之名其舍諸

君書曰子雲勤末道腴者也神之聽之名其舍諸項岱

之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賤不知其

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

而獻之成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

誘曰隋侯見大珠以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應龍潛於潢

於江中御大珠以報之因名曰隋侯之珠

汗魚鼈媒之項岱曰天蓄小水龍謂之潢不洩謂之汗左不覩

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起忽荒而蹶吳蒼也項岱曰忽荒天

名也徐廣史記注蹶音戟蹶與切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

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又章者君子

之真也項岱曰時暗未顯用時也又舊也章明也言君子懷

而升天隋和先賤而後貴也如北是此君子之道久而章遠而

隆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項岱曰牙曠

也管鍾律之管絃琴瑟之調也毫分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

矣明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斤吳越春秋陳章曰

公輸若之族名班常昭曰推猶專也良樂軼能於相馭焉

獲抗力於千鈞項岱曰良王良善御馬伯樂秦穆公時

春秋抗也三十斤曰鈞千鈞者三萬斤善曰呂氏和鵲

發精於鐵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左氏傳曰晉侯求醫於秦

扁鵲使弟子子陽厲鍼砭石又曰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

上乃用范蠡計然幸昭曰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

子曰桑弘羊雒陽賈人也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

於斯文服虔曰走孟堅自謂

秋風辭一首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

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禮記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鴻鴈來

賓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舫兮濟汾河

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舫橫中流兮揚素波列女傳津史女上施樓故號曰樓舫

真杳冥簫鼓鳴兮發棹歌棹歌引歡樂極兮哀情多列女傳陶荅子

妻曰樂極必哀來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

歸去來一首

陶淵明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

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式微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

役奚惆悵而獨悲淮南子曰是皆形神俱役者悟已往之

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論語楚狂來者獨可往寔迷途其未

遠覺今是而昨非迷途已見立遲與陳伯之書莊子謂惠

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

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毛詩曰馳驅征夫声類曰乃

瞻衡宇載欣載奔毛詩曰衡門之僮僕歡迎稚子候門

曰得僮僕貞史詔曰三逕就荒松菊猶存三輔决錄曰蔣

楚懷王稚子蘭攜幼入室有酒盈樽戰國策曰扶

三逕唯羊仲求仲從之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陸機高

詩曰君愁康贈秀才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韓詩外傳北郭先

頌曰怡於前所不過容膝食方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爾

夫於前所不過容膝食方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曰堂上謂人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郭

曰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趨避聲也七喻切

兼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易林曰鳩杖扶老矯舉也

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

盤桓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日歸去來兮請息

交以遊列子曰公孫緜曰時翳翳而稍陰日歸去來兮請息

桓子遺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為世

俗所遺失馬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說文曰話會合

遂初賦曰暢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賈逵國語

為或命中車或棹孤舟孔叢子孔子歌曰中車命駕將適

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曹摅贈石荊州詩曰窈窕

貌之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毛詩傳曰欣欣樂也

壅為江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大戴禮曰君道當

不委心任去留尸子老萊子曰委性命於天地之間胡為違

遑欲何之也孟子曰孔子叢子傳云孔子歌曰三月無君則遑遑

吾願帝鄉不可期而大戴禮孔子曰莊子所謂賢人謂堯曰乘彼

白雲至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莊子所謂賢人謂堯曰乘彼

耜登東阜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阮籍奏記曰將耕東阜

也琴賦新詩臨清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家語曰

化

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莊子曰
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序上

毛詩序一首

卜子夏

家語曰卜商字子夏衛人也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
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
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
於言言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
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
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

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
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
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
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
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宮商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
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
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
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
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

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
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
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
志也始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
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彼江漢之域先王斥大王王季文王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
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
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哀蓋字之設也哀當為衷謂中心念怨之也無傷善之心謂好仇也

尚書序一首

孔安國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
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
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
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
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
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
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
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
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

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識方以除九丘討
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爰夷煩亂翦截得辭舉其
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
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
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
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
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
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
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

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
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
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
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
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
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
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認為五十九
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
約文中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
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

八篇既畢會國有平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杜預

滅榮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荆

州諸軍事平吳加位特進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

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誡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

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
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音遠將令學者原始
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與求之厭食而飫之使
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
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
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
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
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
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
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

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
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
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
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
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
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
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
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
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
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此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

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摠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此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

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反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何凡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

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
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于獲麟之一句者所感是
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魯
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
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
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
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
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
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
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
所以彰往者來情見乎辭言高則音遠辭約則義微此理
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
避患非所聞也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
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
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掩公羊經
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
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
道窮亦無取焉

三都賦序一首

滅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
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於世思乃

造而示之謚稱
善為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

朝滅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郡人年二十始得風痺疾猶

玄晏先生曰

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古人

稱不歌而頌謂之賦

漢書曰傳云不然則賦也者所以因

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

漢書曰登高能賦可以

智深美可以列為大夫也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

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

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

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

麗之文賦之作也

法言曰詩人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

已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

曰紐系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夏有五子

頌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

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

子曰其或繼周者

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

謂之詩

漢書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詩人之作

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

流也

兩都賦序曰賦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

賢人失志詞賦作焉

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寢是以孫卿

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

西都賦序曰文章炳焉存

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

賦之首也

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

蔚為辭宗

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

賦頌之首

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

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非漢書曰其後宋玉唐勒競為後麗宏廣之語沒其風諭之

義法言曰辭人之賦麗以淫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

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孔安國尚書大傳曰誕大也大

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

廣夏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

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范曄後漢書曰馬融為校

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狩之禮故猾賊縱橫初極宏

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成頌以諷諫

後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

之偉也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煥乎其有文章也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難蜀父老曰鱗集仰流

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周易曰方

以華分吉凶生矣而長卿之傳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

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徐廣

史記注曰祖者宗習之謂也蔡邕郭有道碑曰望形曩者表而影附謝沉後漢書序曰士庶流宮他州異境

漢室內潰四海圯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

函夏公羊傳曰撥亂反正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

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埤蒼曰瓌琦珍琦也而却為魏主述其都

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

以交禪比唐虞既已著逆順且以為鑒戒漢書曰其誘逆之理西京賦曰

鑒戒唐詩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術考

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

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

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

域又曰動物宜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

年而語矣過秦論曰則不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史記曰

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可同年而語矣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

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

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左氏傳賈媚人曰疆理天下

各從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周禮曰惟王建

土宜體猶分也玄曰體

思歸引序一首

石李倫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晉書曰崇早有

今有能名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游哀吾慷慨多

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魏書曰崇為大

免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數魏太祖祭喬玄文曰非至

肥遁於河陽別業周易曰肥其制宅也却阻長堤前臨清

渠百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楚辭曰水有觀閣池沼

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班固漢書揚惲報孫

能為秦聲婦趙出則以遊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

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古

日服食傲然有凌雲之操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

子昌言曰節歛許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崇後為太僕

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賈逵國語注曰黷嫌尋覽也毛詩曰茲之永歎
樂篇有思歸引琴操思歸者衛女之所作也欲歸不儻古得心悲憂傷援琴而歌作思歸引
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歌辭
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周禮
八音以

文選卷四十五

文選卷第四十六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序下

陸士衡豪士賦序一首

顏延年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曲水詩序一首

任彦昇王文憲集序一首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

滅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閻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昌氏

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騫揚朱孫臧王粲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之靈

士也然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

左氏傳穆叔曰夫主有立德其功有立功

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存乎我

言立德必循於我故存乎我

者繫乎彼

言建功必因於物故繫乎彼

存夫我者隆殺在乎其域繫乎

物者豐約唯所遭遇

言德有常量至乃成域便上功無落葉侯

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

漢書王恢謂韓安國曰夫孟嘗草木遭霜者不可遇風子孟嘗

遭雍門而泣琴之感以末

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

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為足下有所悲曰孟嘗君後墳墓生荆棘游童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

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微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歎歎

而就之是琴也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

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

時既啓之於天理又盡於人事言立

也功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

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論語子貢曰今故曰才不從政者何如子曰意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

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

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

伊周之位者有矣孟子曰彼一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

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曰孟子曰吾處於天下亦為一物

也禮則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

藏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勲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

其俯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

說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寧令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

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孫卿子曰好榮惡辱

所同之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勇於明堂上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韓子曰操此

主之勢也左氏傳仲尼曰唯器與名不故曰天可讎乎

傳曰楚子入讎于雲中節公辛之弟懷將殺王辛曰而時有

袷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漢書

帝祠孝昭廟先歐旄頭劔捷墮地首垂泥土中刃響乘輿

車馬驚於召梁丘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是時霍

渭城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

逆發覺伏誅蘇林曰袷服黑服也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

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后以財成而臣為之故云

之財廣樹息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

匠斲者必傷其手老子曰夫代大匠且夫政由甯氏忠臣

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左氏傳曰衛獻公使

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是以君爽鞅鞅於亮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

側目博陸之勢尚書序曰召公不悅漢書景帝目送周亞曰此

賢之執鞅非少主臣也又曰魏相字弱翁遷御史四歲代帝
圖默凶害天子是毗常昭曰師師相尊法也漢書而威
曰列侯宗室見郵都側目又曰霍光為博陸侯

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尚書曰

喪管叔及群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孔安國曰
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

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嚴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

父親莫昵焉尚書曰光被四表毛詩曰王曰登帝天位功

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漢書昭帝崩霍光上奏曰太

蘇武書曰薄賞子以守節論語或問管仲曰天位難哉李陵與

三百飯蔬食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

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尚書曰大甲既立弗明

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

吳越春秋曰文種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禮記孔子

且儒有懷忠信以待舉史記曰勾踐平吳人或說大夫種

三而敗矣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因斯以言

大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謂周也大德至忠如此之盛謂霍

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鄒陽於獄上

衆多過此以往惡鳥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况乎

饗高土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穀

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

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

之威

左氏傳曰公待於壞墮申宮警備設懼萬民之不服

則嚴刑峻制以賈

古傷心之怨新序曰商鞅為嚴刑峻之法易古三代之制杜預左

氏傳注曰賈買也尚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

書曰民罔不盡傷心尚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

崩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偃仰瞪眡謂足以夸世

直視也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勲之可矜暗成

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

音起風起塵合而禍至

常酷也

答賓戲曰彼昔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岱曰

論斯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為此也夫惡

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

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惡存焉故惡欲

大者端也而游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

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

漢書曰項羽歌曰

震主之勢位莫盛焉

見上文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

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

周易曰天道虧盈而持盈守成超然自引高揖而退

寧得自引深減巖穴耶則

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

身至樂無愆平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

注曰劭此之不為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

箕之譽積成山岳

論語曰譬如為山未

獸荼毒之痛豈不謬哉

毛詩曰人之貪

故聊賦焉庶使百

名編凶頑之條身

亂寧為荼毒

故聊賦焉庶使百

名編凶頑之條身

亂寧為荼毒

故聊賦焉庶使百

名編凶頑之條身

亂寧為荼毒

故聊賦焉庶使百

名編凶頑之條身

亂寧為荼毒

故聊賦焉庶使百

世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除疾病
 者黎也於水上盥絜也絜者
 去祈介社也韓詩曰三月桃
 國之俗介社月上已於秦浦
 招魂被除不祥也續齊諧記
 尚書執虞曰三月曲水其義
 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
 而俱亡一原村以為怪乃招
 遂因水好泛觴曲水之義起
 所談非好事尚書即束皙曰
 足以知臣請說其始昔周公
 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
 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
 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
 漢相公皆為盛集帝曰善賜
 遷中治為陽城令裴子野宋
 略曰文帝元

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
 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
 子作詩詔太子中庶
 子願延年作序

顏延年

大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禮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春秋說題辭曰尚

書者二帝之跡三王之義所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郭象莊

子注曰皇王殊迹隨世為名漢書曰石曰磬金雖淵流遂

往詳略異聞上林賦曰恐後代靡麗遂往而不然其宅天

哀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而圖大呂氏春秋曰

古之王者擇天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周禮拓土
 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周易曰聖人以神明其德拓洛
 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桓

玄曰蕃衛王有宋函夏帝圖弘遠大楊雄河東賦曰函夏諸

家垂固萬葉有宋函夏帝圖弘遠

夏也孝經鈞命決曰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也左氏

傳王孫滿謂楚子曰成王定鼎于郊郭莊子乳皇上以教

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者為道

文承歷景屬宸居皇之上宋文帝也尚書曰景連屬也典引曰

高光二聖宸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

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

焉楊雄河東賦曰賦卜世降周之大寧左氏傳王

橫占曰大王橫庚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正體

也喪服傳曰蠱君子為長子三年傳曰何以三年長子禮記注

上東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已見曲水詩毛詩曰宣哲維

人文武惟后班固涿邪山文曰晷影四時和栗山五嶽也

晷緯昭應山瀆效靈說文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山五嶽也

瀆四瀆也效靈山出五方雜俎合四隩來既豈漢書曰京師

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澤吳選賢建戚則宅之於茂典施

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左氏傳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

楚國之令典尚書武王曰發號施令罔有不戒毛詩序曰

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國語楚穆仲謂宣王曰魯侯賦

訓而資於故實大予協樂上庠肆教東觀漢記孝明詔

予樂官禮記曰有虞章程明密品式周備

氏養國老於上庠章程明密品式周備

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由太守明密法國容抵令而動軍

政象物而具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左氏傳

戒而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輜車朱軒懷荒

振遠之使論德于外左氏傳魏絳曰音周辛甲之為太史

也命百官箴王闕禮記曰言則右史

也命百官箴王闕禮記曰言則右史

也命百官箴王闕禮記曰言則右史

書之西都賓曰啓發篇章校理秘文講論于六藝稽合於

同異楊雄各劉歆書曰章聞先代輶軒之使風俗通曰周

秦常以八月輶軒使采異代方言辨亡論曰輶軒騁於南

荒尚書大傳曰未命焉士不得朱軒西征賦曰御命則蘇

屬國震遠頽莖素毳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

則張博望頽莖素毳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

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頽莖朱草也素毳曰虎也并

傳晉司馬叔佚曰魯之於晉也職貢不絕史不絕書府

虛月如是可矣揚雄交州箴曰航海三萬束牽其犀軼

切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曰

面受吏夷卉服劇秦美新曰魏都賦曰思東正朔尚書曰鳥

印笮之君長欲願為是以異人慕嚮俊民間出班固漢書

蒸響異人並出尚書曰俊民用警蹕清夷表裏悅穆仲長

帝漢書曰漢興詩書往往間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子昌

言曰姦慝既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言將徙都洛邑封禪

弭警蹕清夷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泰山也莊子曰北門

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

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

靈司馬相如諫獵曰犯屬車之清塵翰曰禮神祇懷百

軌青陸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帝昭曰躔也禮記曰

八星步次於箕維漢書天文志曰月順入軌道河圖帝覽

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皇天神也祇地神也周禮

禮曹植九詠曰皇祇降兮潛靈舞爾雅曰春為發生禮記

曰后王命豕宰降德于衆兆人又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

和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

告二王已見上注毛詩曰從公于邁韓詩章句曰送行飲

則警戒有詔掌故爰命司歷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

告語焉有詔掌故爰命司歷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

也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洛飲上巳並南除輦道北清

禁林左闕巖墜鄧都右梁潮源略亭臯跨芝廬苑太液懷曾

山上林賦曰輦道纏屬西都賓曰集禁林而屯聚難西蜀

神賦曰璞曰墜阪也上林賦曰亭臯千里靡不被築浴松石

峻坳古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櫛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

宮設衛別殿周徼音叫西都賓曰離宮別觀三十六所周

錯道旌門洞立延惟接極周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閱水環階引池分席

帳連岡又周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閱水環階引池分席

水歎逝賦曰閱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昇秘駕胤緹徒騎

搖玉鑾發流吹言春官聯事以供職蒼靈奉塗以衛行也

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蒼靈青帝也尚書帝命驗曰帝者

之秋賦兮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天動神移淵旋

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羽儺賦曰天動地吸淮南子曰藏

天下為家自謂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儀軫虹旗

委旆楚辭曰回朕車俾西引騫虹旗於玉門肴款芬藉

觴醴亦泛浮維毛詩曰其肴維何魚鼈鮮魚其藪維何妍歌

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吐古妍歌篇曰妍歌展妙聲麗於

陽阿阮謨三札圖曰筍虞兩頭並為龍以銜組曹植九詠

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韓子

曠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末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頭而

上競氣極聲變王逸曰四上謂代奏薊衛也漢書曰顓頊作六莖尚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龍文飾鱗

青翰侍御班固西域傳貢曰蒲稍龍文魚目汗血之馬也說苑莊辛謂襄城君曰鄂君乘青翰之舟汎新

波之華裔殷至觀聽駑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莊藻野

中玄服縵川籍田賦曰居靡都鄙民無華裔蜀都賦曰觀聽

曰靚莊刻飾鄒陽上書曰縵服繁彩色也故以殷隱外區

煥衍都內者矣西京賦曰鄒邑茂張載劍閣煥衍

陸離上膺萬壽不昶移百福司馬相如難以蜀文福外

福爾百福中筵稟和闔堂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

揔駟聖儀載侍悵鈞臺之未臨慨艷官之不縣左氏傳曰

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啓朝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

園而廣宴關中記曰建章園闕臨北道銅鳳在上並命在

位展詩發志也楚辭曰展詩兮會舞王逸曰展舒則夫誦美

有章陳信無愧者歟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左氏

何如對曰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

序文藻富麗當代稱之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位御氣之駕翔焉

周易豫卦曰先王作樂鼓舞薦上帝史曰趙簡子病二日

而悟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天廣樂九奏萬舞

莊子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成天子傳曰天子命

駕八駿之乘遂東南馳也行如飛翔也馳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

域體元則大帳望姑射之阿然宵眇寂寥其獨適者已老

曰王得一而天下正尚書曰惟辟奉天至襄城之野東都

文莊子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堯則

之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堯姑射

曰聖人舉事可施於百姓非獨適一身之孔子至如夏后兩

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理水之陰亦有饗云固

不與萬民共也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

陽穆滿曰昔者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虛作為璿臺於水之

轡如組兩駿如舞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

之子離散此無陀不與民同樂也弟妻我大齊之握機創歷

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大室

蕭子顯齊書曰齊大

禪尚書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又曰永建乃家孟子曰

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

匹夫也趙岐曰尚上也舜在吠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

堯堯舍之於副宮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為賓主尚書大

傳曰維十月五祀舜為賓客禹為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老

大室之義唐為虞賓鄭玄曰舜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察

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為亞獻尚考猶言往時也太

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為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

堯為舜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

賓也帝曾子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圓曰明禮記

紂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

紂四海神河伯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獻時雨論

語識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頊渚一老曰河

圖將來告帝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尚書大

傳曰舜將禪禹八風循通又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

華之下尚書璇璣之玉鈴曰葦朱受天保生萬國度洛邑靜

玄圭出刻曰延喜之玉

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垵之慙周書武王曰膺受大命華殷受大明命又曰膺受大命華殷

王成湯保生商人又度邑篇曰維主克殷乃永歎曰嗚呼不淑充天之對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帝王世紀曰湯

即天子無遂遷九鼎于亳至大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垵而有慙德周書丘或為苑

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言以清和之德繼於大道揚子雲劇秦美

新曰鏡淳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蔡邕月令論曰出北關視帝猷决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

天因而瑞之為神明主河圖曰成帝德者堯開王表者禹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又曰駿發爾私又曰天保定

爾亦孔之固劇秦美新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

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

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令

弘而不殺蕭子顯齊書紀曰世祖武皇帝諱贖字宣達太子即位墨子曰上聖立為天子其於宣達

曰大道之行也三代之文也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曰彼雲漢為章于天譬猶天子為法度於天下也周易曰聖人與日月合其明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牢籠天地彈壓

劉義恭丹徒宮集曰昭化景俗玄教凝神廣雅曰景炤也

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錄圖曰女閭偃兵建文化尚書曰柔遠能邇淮南子曰覆露昭道普汜而無私周易曰含弘光

夫潛夫論曰簡刑薄威不殺不誅此德之上也者猶且具

明廢寢具畧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具明已見上文

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吳弗皇暇食鄧析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尚書曰若蹈虎尾

涉於春冰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曰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

也可謂魏魏弗與蕩蕩誰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

嶮論語子曰魏魏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大哉堯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春秋漢含孳曰天子

文選卷四十六

南面東園書成公綏大河賦曰靈園授錄於義皇孟子曰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呂氏春秋曰舜修德而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情則孟門太行不爲峻矣

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胃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

於四海蕭子顯齊書曰世祖立皇太子長揪漢書疏廣曰

明在躬相子新論曰聖賢外發之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

質言藻其案者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日就月將琢磨玉

道潤乎青有諸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錫如珪琢璧漢書

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禮記曰文王之爲太子朝

於禮曰周官有闈門之學禮記曰居虎門之左蔡邕明堂月令

論曰禮曰周官有闈門之學禮記曰居虎門之左蔡邕明堂月令

曰愛敬盡於事親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呂氏春秋

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耀也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磐石

跨張昌姬韶卓久漢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漢書宋昌

宗春秋錄圖曰蒼精萌姬稷之後昌東元宰比肩於尚父

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

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懼來仕允克施之譽莫

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第斯皇室家君王者也元宰家

惟師尚父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

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毛詩序曰周南言化

自北而南故繫之周公羊傳曰自陝以西邵公主之國

毛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伯所爰國語曰秦后太子

來仕其車千乘常昭曰王仕於晉也班固漢書貢禹贊曰

禹既黃髮以德來仕尚書君陳施有政毛詩曰本枝之

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又曰朱第斯皇室家君王

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

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史記曰文帝時會

天下新去湯火人人樂業左氏傳君子曰禮記諸侯曰某土

之守臣其在邊邑曰某屏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沈冥

之怨既缺邁軸之疾已消譙周考史曰公孫述竊位於蜀

漢盥引鏡自照曰時清則目明也皇甫謐高士傳曰堯致

天下讓許由巢父聞之以為汙乃臨池水而洗耳漢書曰

蜀嚴沉冥俠巴曰嚴君平常病不事沉冥而死亦繫矣毛

詩曰考盤在陸碩人之軸考盤在阿碩人之邁鄭玄曰邁

而離意軸病也謂賢人陷居興廉舉孝歲時於外府署行議

年日及于中甸漢書曰詔執事只廉舉孝又詔曰有懿稱明

紀也尚書曰協律摠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

五百里甸服

德齊禮觀荀氏傳曰延年為協律都尉志曰明帝立摠章

律呂檢校大樂摠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乘毛詩序曰先王

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為政之要辨風正

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

弟馬論語子曰導摠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形紀

言事於仙室周禮夏官曰摠壺氏掌懸壺蔡邕天文志曰

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侵象察氣之妖祥左氏傳曰公

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禮記曰造受命於君則

書於笏潘岳賈武公誄曰惟帝以公通揚祖宗延登東序

朕衮珥形史記曰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

史書之華嶠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褰帷斷裳危冠空

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今故言仙室

之吏彰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

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淹塞乎

乃命御者褰之故百城聞風自震悚漢書曰蓋寬饒初

乃命御者褰之故百城聞風自震悚漢書曰蓋寬饒初

乃命御者褰之故百城聞風自震悚漢書曰蓋寬饒初

乃命御者褰之故百城聞風自震悚漢書曰蓋寬饒初

乃命御者褰之故百城聞風自震悚漢書曰蓋寬饒初

乃命御者褰之故百城聞風自震悚漢書曰蓋寬饒初

乃命御者褰之故百城聞風自震悚漢書曰蓋寬饒初

拜為司馬未出殿斷其單衣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長劔

危冠而有子西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長劔

履穿後漢書曰丁白為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鴻

鼎揭華旗知德亦勤恤民隱糾逖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繳

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民隱而除其害左氏傳

曰王謂晉文侯曰以綏四方時大風為害堯命羿繳大風

于高墉之上淮南子曰堯之時大風為害堯命羿繳大風

於青丘之澤許慎曰大風舉皋陶不仁者遠矣禮記曰大

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禮記曰大

行道之說秀茂聞攘爭掩息鴉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圓扉

毛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尚書曰無敢寇攘說文曰桴

鼓柄也漢書曰張敞為京兆尹桴鼓稀鳴市無偷盜毛詩

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曰教罷民周者年闕市井之游稚

齒豐車馬之好官隣招泰荒憬九清夷

比周者宮鄰金馬之歡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肩

君為鄰堅若金說言之人惡如虎毛詩曰憬侮食來王左

彼淮夷來獻其琛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夷侮食來王左

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矐首貫脣之長屈膝歐角請受

纓縻漢書匈奴傳曰壯者食周書曰東越侮食尚書曰四夷

來王楊雄蜀王本紀曰蜀父之先名曰蠶叢柏濩魚鳧開

明是時人民推騫左言漢書曰南越王太子嬰齊入侍周

書曰離身染齒之國以龍角神龜為獻爾雅曰北方有比

有鼻孔子大臂一踵皆被其澤高誘淮南子注曰反踵國名

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

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擗地也漢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難蜀父老曰文鉞碧斝之蓋聞夫子之拔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琛奇幹善芳之賦純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文越未詳

鉞當為越杜篤展武論曰文越水震鄉風仰流徐廣晉紀曰鮮卑以碧石為寶王沉魏書曰東夷矢用括青石為鏃

孔安國尚書傳曰弩中矢鏃也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善善芳者鳥名不昧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孔晁曰奇幹亦北

狄善芳者鳥名不昧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孔晁曰奇幹亦北

小牛也又曰渠搜獻鮑犬胞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又曰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又曰西方正北曰義

渠獻茲白茲白者盈衍諸郎充仍郊虞馭續相尋鞮譯無

若馬鋸齒食虎豹盈衍諸郎充仍郊虞馭續相尋鞮譯無

曠儲帥猶府藏也郊虞掌山澤之官也尚書曰包匭菁茅王禹上言曰貢篚相尋連舟載路禮記曰周官曰鞮鞻氏

掌四夷之樂禮記曰西方曰狄鞮鞻氏

成王時越裳氏重一尉候於西東合卑書於南北暢轍埋

九譯而獻白雉重一尉候於西東合卑書於南北暢轍埋

麟之轍綫推而旌卷悠悠之旆楊雄解朝曰東南一尉西

同軌毛詩曰文茵暢轍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毛詩曰有車麟麟禮記曰武車綬旌魏都賦曰

虹旌攝麾以就卷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

毛詩曰悠悠旆旌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

刃周書張良曰昔武王伐殷紂事已畢偃革為軒陳琳應

機曰治刃銷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噐車出紫脫華朱英

秀佞枝植歷草滋詩緯曰天下和同天瑞降地符升澤

方山出噐車禮斗威儀曰人君乘止而王其政太平而遠

九言常生者不死也死則當之尚書大傳曰德先地序則

朱草生瑞應圖曰朱草亦曰朱英田俵子曰黃帝時有草

生於帝庭階若佞臣入朝則草指之名曰屈軼是以佞人

不敢進也又曰堯為天子真莢生於庭為帝成曆尚書帝

不

命驗曰舜受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京

易飛候曰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禮斗威儀曰

君乘士其政平則鎮星黃而多暉禮含文嘉曰朋友有舊

內外有差則其為之直月至風揚宋均曰月至月行以度

而見宋均曰龜龍水物也文青黃白方握河沈璧封山紀

赤黑也具有此龜龍見於水故曰被

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沉璧於河乃為握河記

今尚書候是也孝經鈞命決曰封于太山考續燔柴禘于

梁父刻石紀號禮記逸禮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禘亭亭史

記楚子西曰孔子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八靈謂七

十二君曹植魏德論曰越八九於往素踵黃帝之靈九謂七

功既成矣世既真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禮

曰王者功成作樂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曹植

德論曰帝猷成矣股肱貞矣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

三年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豫譽于特

令猶行也譽猶豫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

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已惟暮之春左氏傳郊子曰

也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楚辭曰獻歲發春汨吾同律

南行韓詩曰見上文毛詩曰嗟嗟保介惟暮之春

克和樹事自樂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

時訓行慶動於天矚周禮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

克諧孔安國曰諧和也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

生之物皆有以自樂禮傳曰侯者黎也仲春之時於水上

釁絮也論語曰風乎舞雩詠而歸蔡邕月令章句曰秋冬

肅急之後故布生德和政令去肅急禮記曰孟春之月命

相布德和令載懷平園乃曉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

行慶施惠

均乎姚澤煦煦尚於周原狹豐

邑之未適陋蕪居之得福平圃南望崑崙十洲記曰芳林

園在青溪號曰芳林園迨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

築山鑿池號曰芳林園迨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

園在青溪號曰芳林園迨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

築山鑿池號曰芳林園迨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

園在青溪號曰芳林園迨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

築山鑿池號曰芳林園迨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

園在青溪號曰芳林園迨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

築山鑿池號曰芳林園迨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

園在青溪號曰芳林園迨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

王世紀曰堯生於丹陵呂氏春秋曰寔惟地之奧區神臯帝

為帝又曰舜陶於河濱鈞於雷澤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

人譽之陳陳殷殷無不戴悅高誘曰殷盛也呂氏春秋曰

舜為天子輒輒啟啟莫不戴悅高誘曰啟啟切帝王世紀

曰啟或為啟啟故兩引之輒知葉切啟仕勤切帝王世紀

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毛詩曰周原膺膺華茶如飴

漢高祖豐人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

魏太祖譙人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

擔蓋雲構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又有五

緯星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

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離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

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蜀都賦曰層樓通閣禁闈洞房爾

雅曰山東白朝陽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業

歲毛詩曰王在靈沼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傳玄陽春

賦曰丹霞播景文虹竟拂其寮蘭泉注其庭劉楨魯都賦

外陳張衡士辨曰迴颺拂其寮蘭泉注其庭劉楨魯都賦

曰金陛阿砌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遭迴潺湲徑復楚

曰叢薄深林人上慄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南山淮南子

曰曲拂遭迴以像偶語高誘曰秩秩斯干幽南山淮南子

川谷徑復新萍泛沚華桐發岫雜天采於柔美亂嚶聲於

流潺湲新萍泛沚華桐發岫雜天采於柔美亂嚶聲於

絲羽禮記山有穴為岫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又曰

手如柔荑又曰鳥鳴嚶嚶又曰貌禁軒承幸清宮俟宴緹帷

宿置帶幕宵懸物通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然乘輿之

曰朱帷連網鄭司農周禮注曰禁漢書曰太僕先清宮南都賦

鄭玄曰帶在幕若幄中生上承塵也皆以繒為之幕既而

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式道執爰展軫効駕徐鑿警節明鍾

暢音宿列宿也張平子東京賦曰以須消啓明掃朝霞登

天光於扶桑禮記曰朝辨色始入漢書曰式道左右

中候也毛詩曰伯也執也禮記曰若車已駕則僕展輪效
駕鄭玄曰展輪具視也效駕曰已駕也淳于髡斗酒說曰
明鍾擊磬七萃連鑣九旂由齊軌建旗拂霓揚葭振木
調歌緋舞

王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猶傳有七輿大
夫張景陽七命曰駟馬連鑣文穎曰甘泉鹵薄天子出道
與五乘旂車九乘秦邕釋誨曰羣車方奔于險路安能與
之齊軌東京賦曰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列于曰秦青撫節
悲歌聲木魚甲煙聚具胄星羅重英曲瑤側之節絕景遺風

之騎昭灼甄部駟祖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轉轉隱
隱紛紛軫軫羗難得而稱計孫卿子曰楚鮫革犀兕以為

萬具胄朱綬又曰二矛重英西京賦曰葩瑤曲莖魏書曰上
所乘馬名絕景為矢所中呂氏春秋曰故須青龍之匹遺

風之乘孫子兵法曰長陳為甄魏都賦曰驥馬填廐而駟
駿周易曰虎視眈眈南都賦曰馬魏超而龍驤潘岳閑居
賦曰礮石雷駭稽康贈秀才詩曰風馳電逝說文曰轟轟
羣車聲也羽獵賦曰隱隱軫軫被陵緣坂莫莫紛紛山谷

賦為之風難得而覩縷爾乃迴輿駐罕嶽鎮淵渟睟容有
穰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惠肴芳醴任激

而推移東觀漢書記曰天子行有畢罕石崇楚妃歎曰矯
淵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
於面趙岐曰睟潤澤貌也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序賓以

賢又曰式序在位又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古逸詩云羽
觴隨流波楚辭曰蕙肴蒸芳蘭籍子虛賦曰涌泉清池激

水推葆佾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邠詩張晏漢書
移推葆佾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邠詩注曰以翠
羽為葆也佾舞行列也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禮記曰器
用陶匏司馬彪續漢書曰執干戚舞雲翹周禮曰籥章掌

土鼓歌幽詩以迎暑也召鳴鳥于甸卷州追伶倫於嶰谷
發參差於王子樽妙靡於帝江山海經曰甸州之山五來

歌舞之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
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孟康曰解脫也谷

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
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山海經曰天山
有神鳥其狀如黃囊其文丹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是惟帝江正歌有闕羽觴無筭

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譙之在藻知和樂於
食羊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儀禮曰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禮記曰有

司告以樂闕鄭玄曰闕終也楚辭瑤漿密勺實羽觴燕禮
曰無筭之爵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又曰如南山之
壽不騫不崩又曰魚在在藻有羊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

會咸可賦詩周易曰嘉會是以合禮揚凡四十有五人其
辭云爾桑榆日所入也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有詔曰今日嘉

王文憲集序一首

任考昇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魚人也蕭子顯齊書曰其先自

秦至宋國史家謀待詳焉琅邪王氏錄曰其先出自周王

七略曰子雲家謀言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海內冠冕

興書曰王僧綽暉首長子遇害于儉嗣晉中興書庾冰疏曰

臣因家寵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左氏傳君子曰仁

冠冕當世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晉

無所積故萬物成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

興書曰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刀工相之為三公可服

必與之足稱此與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
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滅若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
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

助焉史記曰王翦者穎陽人也事秦始皇使翦特兵而攻

王離擊趙王孔安國尚書傳曰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漢書

曰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為諫議大夫子駿亦為諫議大

夫超遷御史大夫吉居長安其東家有大棗樹重吉庭中

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

鄰里固請吉令還婦子駿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夫妻

死不復娶漢書張賀贊曰賀之陰德亦有助云公之生

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幾周易曰有天道焉有

兩之又知子曰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而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則悟

顏子之分也復故知之幾未嘗復行也信乃昴宿垂芒德

精降祉也春秋佐助明曰漢相蕭何昂星之精岳芒謂發秀

荀季父子德星為之聚太史有南陳仲弓從諸息姓諸穎川

奏三百里內必有賢人集焉有一于此蔚為帝師漢書曰

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况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

論語撰考識曰顏回有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精故

名淵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統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

鼻高有異相也故子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孟子

貢至孝顏回至仁也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匱

海有術必觀其瀾趙岐曰瀾水中大波也

之書海上名山之旨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

金版經范曄後漢書曰荀爽遭黨銅隱於海上又遁漢濱

以著述為事題為新書九百餘篇司馬遷書曰僕誠著此

書藏諸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揚雄書曰方言劉歆

名山澹雅之才沈鬱之道長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呂氏

曰龍少學先王之志不能成此書莊子公孫龍問於魏牟

春秋曰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紉也黃白雜

則堅且紉良劍也難者曰黃白雜則不堅且紉又柔則

鏃堅則折劍折也莫不摠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人之

鏃焉得為利劍也

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言金版玉

匱之書無

不制在情衷為心之極斯故通人君子或能兼而包之故非
上公之絕境也然其不可窮而盡者其唯有神用乎言難
測也衷中心也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雲屋大精匠者何
虛明亦心也

自咸洛不守憲章中輟守禮記勸進表曰仍承西朝不賀生
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羣書尤明二禮為江東儒宗徵
拜博士又曰諸葛恢字道明時穎川荀顛字道明陳留蔡
謨字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明時人為之歌曰京都

氏儒雅荀葛清闕典未補大備茲日劇秦美新曰帝至若
齒危髮秀之老舍經味道之生鄭玄謂高年也髮秀猶秀
眉也東觀漢記杜詩謂功曹郭丹曰今功曹稽古莫不比
含經可謂至德相譚答楊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莫不比

面人宗相同資敬執經北面備弟子禮孝經曰迺學春秋身
以事母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熒風流增益標
而敬同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熒風流增益標

勝未嘗留心習鑿虛晉陽春秋曰王夷甫樂廣俱以宅心
馬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王蕭子顯齊書曰
之子儉又曰世祖即位遷僧虔為侍年始志學家門禮訓
中薨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公

皆折衷於公羽獵賦序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孝友之性豈
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常弦曰毛詩曰張仲孝友尚書大傳
乎周公三見而三答之二子有駭色乃問於商子曰吾二
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答之二子有駭色乃問於商子曰吾二

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蓋往觀焉於是以告商子曰
而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反以告商子曰
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
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

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言王公有孝友之性自天而
成豈惟見橋梓而知也夷平也體性也常皮繩紃緩也弦
物之弦喻急也故佩常以自由緩董安于之禮則夷韓絃以自急

物之弦喻急也故佩常以自由緩董安于之禮則夷韓絃以自急
物之弦喻急也故佩常以自由緩董安于之禮則夷韓絃以自急
物之弦喻急也故佩常以自由緩董安于之禮則夷韓絃以自急

物之弦喻急也故佩常以自由緩董安于之禮則夷韓絃以自急
物之弦喻急也故佩常以自由緩董安于之禮則夷韓絃以自急
物之弦喻急也故佩常以自由緩董安于之禮則夷韓絃以自急

言王公平雅之性無待此常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
標聰察曾何足尚東觀漢書記曰汝郁字幼異陳國人年

亦不飲食毋憐之強為餐飯欺言已愈郁察母穎色不平
輒復不食宗親共奇異之汝郁幼異挺拔也淳至謂淳孝

之甚至也范曄後漢書曰黃琬字公琰少年正月日蝕京師
祖父瓊育之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師

不見而瓊以狀聞梁太后語問所蝕多少瓊思其對而未
知所出瓊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蝕之食之餘如月之初瓊

太驚察比之其對應詔標立也言此二子淳
孝聰察比之王公則二子曾何足尚也年六歲襲封豫

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
因便感咽若不自勝蕭子顯齊書曰儉數歲襲爵豫寧侯

見孫權涕泣交橫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
哀咽不能自勝

協及即位有詔毀廢舊坐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
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明帝

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豔
事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

行不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
吳均齊春秋曰宋明帝太始中儉尚陽美元徽初遷秘書
公主拜駙馬都尉為秘書郎太子舍人

丞沈約齊春秋曰蒼梧王改年曰元徽於是采公曾之中經
刊弘度之四部蕭子顯齊書曰荀勗字公曾領秘書四部書目

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
次以為中經臧然緒晉書曰李充字弘度為著作郎于時

典籍混亂刪除頗重以類相從分為四部甚有條貫秘閣
以為永制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

丁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蕭子顯齊書曰秘書丞上表求
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校墳籍撰七志四書十卷上表獻

之漢書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術數略有方枝略蓋
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略有方枝略蓋

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略有方枝略蓋

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跡

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沈約宋書曰袁

粲字景倩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袁喬與褚見公

弱齡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在是矣吳均齊春秋曰

識聰異司徒袁粲見之歎曰宰相之門時粲位亞台司公

年始弱冠春秋漢含孽曰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年勢不

侔公與之抗禮漢書婁敬曰今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

與抗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韓詩曰蟋蟀

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粲答詩曰老夫亦

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儉遭所生母憂服

為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為最漢書曰倪寬為司農都

昭曰聯得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

昔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魏志曰毛玠字

少為縣吏以公清稱魏國初建以玠為尚書僕射復典選

奉傳暢晉諸公讚曰王戎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異

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

不拜蕭子顯齊書曰升明二年儉遷長史兼侍中以父終

滌上召僧綽具言之於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頃

之劭亂檢太祖中箱得僧綽所啓饗將士并發諸王事乃收

常侍金紫謚愍侯補大尉右長史蕭子顯齊書曰時聖武

定業肇基王命聖武謂齊高帝也二寶晉武革命論曰高

寤寐風雲寔資人傑毛詩曰寤寐思服毛萇曰服思之

迹王

而萬物觀漢書高祖曰夫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是以宸居膺列宿之

表圖緯著王佐之符若漢高祖之膺五星李通之著赤伏宸居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贊曰劉向

稱董仲舒有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王佐之才

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

澆季班固漢書贊曰禮秦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漢承百王之弊

彛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

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太祖謂齊高祖也以佐命之功封

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元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

選如故自營部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應劭漢官

儀曰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部為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今以策劭為營部誤也營役瓊切

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

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永明

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本官謂侍中尚書令六輔

殊風五方異俗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表奏開六輔渠常昭注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

河內五方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揚雄與相譚書曰望巴見上文

記曰淮南沛陳汝南郡此西楚也穎故能使解劔拜仇歸

田息訟謝丞後漢書曰許荆字子張吳郡人兄子世嘗報讎殺人其讎操兵欲殺世荆與相遇乃解劔長跪

曰今願身代世死仇讎者曰許掾郡中稱君為賢何敢相

高陵人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乃自悔責閉閣不出於是
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斃肉袒謝願
以田相移終不敢復前郡尹温大真劉貞長或功銘鼎彝
爭延壽乃延聽事

或德標素尚王隱晉書曰温矯字太真太原人也為郡尹

沛國人也為尹性重莊老禮記曰昇有銘銘者論撰
其先祖之德美班功烈勲勞而酌之祭器左氏傳臧武仲

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以示子孫孔欣猛
虎行曰餽不食邪蒿菜倦不息無終里邪蒿乖素尚無終

喪若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言其感應千載不差也左氏傳

草木寡君之臭味也楚辭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
從言物類之相感也王逸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

悲嘯而吟則谷風至而應其類龍介蟲陰物也景雲亦親
陰也言神龍將舉升天則景雲覆而扶之輔其類也

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左氏傳史趙曰時

簡穰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蕭

顯齊書曰儉父借綽遇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

資望實漢書平帝詔曰校書置經師一人任昉雜傳魏德

與書曰王安期為東海王越記室參軍之復以本官領國子

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

良取則卧輒棄子後予胥怨挂服未詳王隱晉書曰王遜

有私馬生駒私牛生犢悉留以付郡云是為郡所產以還

官也三輔決錄曰長安劉氏唯有孟公談者取則范曄後

漢書曰侯霸字君仲為臨淮太守王莽敗霸卒全一郡更

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

願乞侯君復留期年百姓乃戒其乳婦棄其孩子侯君當
云必不能全也尚書曰湯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

狄怨曰奚獨後予言儉之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
荆陽尹百姓亦如此戀之解仁敏愛德下士說苑曰今年始十
友之義穰若金蘭蜀志曰諸葛亮與杜微書曰今年始十

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實友也王誠能與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領本州

太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

本號衛謙光愈遠大典未申謂辭儀同三司也周易曰謙尊而卑而不可踰君子之

終六年又申前命儀同三司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尚書

還侯爵朝廷重違其志也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

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言者任非其人或專車

今儉有德故專車者追恨失之者甘心或發志於見奪

乃使為監嶠不禮助常以意氣加之每同樂高抗專車而坐

書監為尚書令車目嶠始也晉中興書曰荀勗字公曾從中

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賀我邪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

公讀曰傳宣定九品未訖劉疇代之以難知之性協易失

之情故相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必使無訟事深

弘誘論語子曰聽訟吾猶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

所以平輕重也言選曹以材授官似衡之平物故取以喻

衡左府舉直閑邪孔安國拔奇取異與微繼絕

尚書傳曰十二年邪一紀拔奇取異與微繼絕

不能取異於屠鈞也論語子曰興滅繼絕世望側階而

容賢候景風而式典燕丹太子曰田先見太子太子側階

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赴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

靈公悅而敬之王肅曰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也淮

南子曰景風至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

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漢書疎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周鼎

三公象也。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

皆能論之。人豈直春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史記趙良

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劉

機故以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尚

高宗曰若金用汝作舟楫沒世遺愛古之益友左氏傳曰子

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班固漢書贊曰劉向指與追贈太尉

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劔六十人漢官

班劔者以謚曰文憲禮也文憲禮曰忠信接禮曰公在物斯

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齊春秋曰儉

嘗遊宴衣裘服用自周而已周禮曰凡式貢之餘財以供

玩好之用尚書曰弗役耳目則百度惟貞論語子曰造次

必於室無姬姜門多長者左氏傳君子曰詩曰雖有姬姜

是貧然門外多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莊嚴栗出言必雅

孫資別傳曰朝臣會議資奏是非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

擇善者推而成之終不顯已之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

短風俗通曰太尉范滂辨於持論謝承後漢書曰夏勤從

弘長風流許與氣類檀道鸞晉陽春秋曰謝安為相溫司

上文謝承後漢書曰相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三輔決錄

自單門論語曰勗以丹青之價弘以青冥之期鍾會集言

夫子善誘人勗以丹青之價弘以青冥之期鍾會集言

霄之鳳青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廣雅曰銓所以稱物也居

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

處薄不窮涯而反盈量知歸莊子市南子曰君步於江而

往而不知其所窮送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禮記曰王者功

成制作樂治定制禮思我民譽緝熙帝圖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

惟清緝熙文王之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至競奕於晉

世東觀漢記曰張酺拜太尉章帝詔射聲校尉曹褒案漢

之術上疏曰褒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咸榮緒

禮新昔異狀凡十五事左氏傳晏子曰二惠競奕猶可之

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尚書曰以義制事以每荒服請

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寔寄宏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

則悅情斯來無是已之心事隔於容諛罕愛憎之情理絕

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已不以廉物弘

量不以容非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乎約已弘乎接物魏

下寬不容非陸攻乎異端歸之正義論語曰攻乎異公生

自華宗世務簡隔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應斯至

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

練庶務鑒達治體潘尼潘岳碣曰君深懸然天得不謀成

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

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為吏積習成疢漢書曰張湯務

積習而成不敢獨否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有司請定

法削即削筆即筆服曰言隨君意也又曰嚴延年為涿

意焉怒乃公乘理照動必研機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

所以理周易曰夫嘗時嗟服若有神道周易曰聖人以神

豈非希世之雋民瑚璉之宏器高才遠見許幼年十八

時有歎息曰此也曰何人也論曰也曰助行無異

操才無異能得奉若節迄將一紀公志董昭謂太祖曰明

一言之舉東陵韓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周寶路粹

公與孔融書曰一言之譽者計有幾矣莊子曰伯夷死

名於首陽之下死於東陵之北彼所殉仁義也則

俗謂之君子其強貧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

司馬彪曰東陵名今屬濟南也法言曰夷齊無仲尼則

西山餓夫列子曰吾師老商氏三年之後始得夫子一

而巳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王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

之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

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高誘曰理治也鼠

未操腊者號之為璞尚書曰弘璧琬士感知已懷此何極

琬在序孔安國曰昔歷代傳寶士感知已懷此何極

曹植祭橋玄文曰士出入禮闈朝夕舊館十州記曰崇禮

門崇禮東建禮門即尚書下舍門也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

而悼息孫卿子孔子謂哀公曰吾入廟仰視棟棟俛公自

幼及長述作不倦仲長子昌言曰士固以理窮言行事該

軍國豈直彫章縛束而已哉王彪之賦曰於是雖楚趙羣

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楚有屈原趙齊荀卿漢

王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陸機表詣吳王曰臣

子發曰齊伐楚市偷進謂楚將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宏

三國名臣讚序曰風為如干秩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

執德皆為世作範

書七志為一家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文選卷第四十六

